

風雪邊防線



风 雪 边 防 线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字数 21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1 $\frac{1}{8}$ 插页 6

197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8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265 定价 0.76 元

六 〇 三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收集了三十一篇反映新疆地区军民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。它们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，有的描写了边防线上的军民与苏修特务进行的英勇斗争，揭露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；有的反映了我军光荣传统，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；有的赞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边疆军民带来的深刻变化。

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，不少篇是兄弟民族同志创作的。它们从不同的角度，反映了维吾尔、哈萨克等兄弟民族的精神面貌，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空前团结，赞颂了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。

封 面 画 葛德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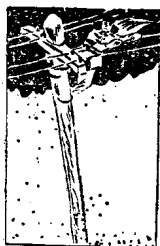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、题头画 蒋振华 丁 丁

叶毓中 汪嘉伦

目 录

冰山雪岭	李志君(1)
雪山虎	张赞昆(21)
都曼	汪海涛(29)
风雪驼铃	李宝生(40)
高高的梅花仓	吴连增(50)
帕米尔雄鹰	李宝生(61)
飞鹰崖	张景坤(84)
桥	刘德元(94)
小帕蒂的生日	王锡维 张德民(101)
边防狩猎	张发良(115)
送子	[维吾尔族] 柯尤慕·图尔迪(130)
奔腾在伊犁河上	[维吾尔族] 马合木提·买合买提(138)
希望	陈学迅(146)
雪莲	[维吾尔族] 亚黎昆(160)
高山骏马	[柯尔克孜族] 吐尔干拜(166)
哈力姐	哲 中(178)

阿依罕的故事.....	[维吾尔族] 柯尤慕·图尔迪(200)
春潮.....	[维吾尔族] 伊沙克(213)
护林人	刘殿玉(225)
风雪途中	[维吾尔族] 托合塔吉·肉孜(238)
团结果	[维吾尔族] 马合木提·买合木提(245)
金色的种子	哲 中(253)
在教导队里	郭仁勇(270)
打靶之后	张国钧(276)
新政委	张发良(282)
育新苗	丁秀峰(300)
鱼水情深	[维吾尔族] 阿不都克里木·买合苏提(307)
亲人	王竹平 金中华(313)
天山小牧民	韩忠智(319)
一门炮	李复楼(336)
枪	李彦清(345)



冰 山 雪 岭

李 志 君

清晨，在祖国西北边防前哨，一条国防通讯线路穿过的冰山雪岭之间，有两个骑马的战士正在向东行进。骑大黑马的叫孙宝军，约莫二十三、四岁，生得浓眉大眼，体格魁梧，近于酱色的面孔上，显出坚定的、朝气蓬勃的神采。他的整个形象，好象他骑的那匹在白雪映衬下的黑马一样，显得轮廓格外分明、沉稳而刚健。骑大红马的叫周云，看去最多不过十八岁，生着一张胖乎乎的白净脸庞，两道细而淡的眉毛，被冰雪的闪光照得叫人几乎看不见，脸上露出一股稚气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娃娃兵。不过从他那双明澈、机灵的眼睛里可以看出，他心底蕴藏着一团炽热的激情，这一点使人把他跟那匹欢腾的火红战马联想在一起。今天，他俩负责巡修冰岭维护站至阿勒夏大坂这一段线路。天刚朦朦胧亮，他们就从站上出发了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已经翻过了三道冰雪覆盖的山岭，走进一条很深的峡谷。正值隆冬季节，天气特别冷。这工夫，他俩的眉毛和皮帽耳沿上，都结满了亮晶晶的冰粒，浓浓的热气从两人的嘴和鼻孔里喷出，象在大口大口地抽着烟。

峡谷里景色如画。那一线天空象秋水一样，碧蓝碧蓝的，朝阳给一面面向阳的雪坡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。几朵白云，几缕薄雾，飘浮在半山腰间。山坡上的松树和谷地上的灌木丛，披挂着白茸茸的霜雪，恰似一树树怒放的繁密的梨花。夏日里从山腰岩石间奔腾直泻的泉水，现在看不到了，厚厚的白色和淡蓝色的冰层覆盖了泉眼，宛若水晶帘子一般一直垂到涧底。深涧里的溪流也早已结成了厚厚的冰层，象一条长长的玉龙静静地伏在那里。由于峡谷里山势险峻，地形复杂，所以线路上角杆很多。有的线段从密密的松林边穿过，有的线段从陡峭的山崖上凌空而下，伸向涧底，接着又直端端地冲上另一座陡峭的山崖。银色线条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着雪亮的光，象一簇强劲的箭，穿云射雾，气势磅礴，更给大自然的美增添了几分姿色。

孙宝军爱这壮丽的祖国河山，爱这条银光闪闪的国防通讯线路。此刻，他仔细察看着每一根线条，每一根线杆，甚至连一个隔电子也不放过。这个已在冰山雪岭上战斗四年多的通讯兵战士，每次巡线都这么认真，一丝不苟，象大姑娘绣花一样。

周云从新兵连分配来到维护站才五、六天。这几日，他有些不大安心。为啥呢？没别的，只因为小伙子性格爽朗，爱说爱笑，爱唱爱跳。在家时，一有空儿总喜欢朝人多的地方钻，现在入伍了，当了通讯兵，他这个性情儿非但没变，且有所发展，在新兵连里是个文娱活动积极分子。没料到，入伍后在新兵连没热闹几天，就被分配到老连队，来到这六月

里还下雪的地方，钻进这崇山峻岭之中的只有三间木板房的冰岭维护站。这儿和东、西两个邻站相隔的距离都不下三十公里，平时要和全连其他班的同志见上一面就更不容易了。全班出出进进就这么几个人。再说，这地方白茫茫的是冰雪，黑乎乎的是松林，除此之外，似乎再没有什么稀罕的东西了。说起工作，在他看来，无非是巡查线路呀，铡草喂马呀，栽杆、打桩、拉线呀，既平淡又单调，整天干这些事儿，能为革命作出多大贡献呢？这些，都使周云的心境发生了一点儿变化，心里老是嘀咕：“唉，这清静寂寞劲儿，真憋得人发慌。”

周云的心思，孙宝军摸得一清二楚。所以，今天从站上出发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想，自己是个老战士，带着这个新战友第一次巡线，除完成任务以外，还必须去做另一件重要的工作啊。这时，他回头看了周云一眼，关切地问：“小周，冷吗？”

“老同志，”周云按称呼班里每个老战士的习惯叫了孙宝军一声，然后说：“我一点儿也不冷。”他声音尖亮，带着一股冲劲。这阵儿他说不冷，也有点儿道理。因为峡谷里雪深冰滑，路径崎岖，那大红马行走起来也费劲呢，好似风浪里的一只小船，把周云颠得前俯后仰，象喝醉了酒一样。还不太会骑马的周云，必须多花些力气来对付这别扭劲儿，所以不大工夫，他身上就冒汗了，也不觉得冷了。他回答了孙宝军的问话后，正想把眼下这别扭劲儿告诉给孙宝军，不料大红马嗤地又打了个滑，把他嘎登震了一下，屁股歪到一边

去了。他赶忙坐正骑稳，嘻嘻笑着对大红马说起话来：“友好点儿，马先生，别把咱甩到沟里去喽！”

孙宝军一听，呵呵呵地笑了，说：“周云，小心点儿。我初来站上时，也不会骑马，学了两天，就出去巡线，单在这条谷里，就从马背上摔下来十几回。天长日久，也就练出来了。”

“这我相信。”周云点了点头，停了下又说：“老同志，我看咱们站的值班日记上，写的净是‘线路畅通’。今天又是正常巡线，带这么多器材、工具，恐怕没必要吧。”

的确，今天带的东西不少。你看，孙宝军背着个单机和沉甸甸的线盘，周云背着个工具袋，袋子里装着什么扎线呀，紧线机呀，破坏钳呀，等等。另外，两人身上都背着枪和干粮，挎着安全带，腰间挂着克丝钳，两匹马的背上还都搭着一副脚扣呢。

孙宝军知道，周云说带这么多东西没必要，实际上是嫌累赘。他一面看着那一根根银光闪闪的线条，一面说：“小周，这条线路穿越千山万水，沿途不知有多少个维护站，人民群众也在时时刻刻关怀着它。就拿我们这儿来说吧，附近有林场，有牧场，那里的群众和民兵同志们成立了许多线路维护组，每天都在和我们并肩战斗呢。咱们班虽然只负责维护其中的一段，可也是一个环节哪。尽管是正常巡线，也不能马虎，不然万一碰到意外情况，就不能及时处理，甚至会误了大事。”

周云不吭声了。他在琢磨：意外的情况是极难碰到的，

今天总该不会赶得那么巧吧。又一想，觉得老同志说得也在理，有备无患嘛。

这时，孙宝军忽然说：“停一下，周云。你看，上面那根巡防线松了，需要紧一紧。”

周云抬头看了看线条，说：“那不碍事吧？”

“碍事哩。线条垂度不一样，离得太近，容易发生交线故障。这可马虎不得。”孙宝军说着跳下马来，放下线盘，套上脚扣，嗖嗖嗖地爬上杆顶，把紧线机卡在松垂下来的线条上，一下一下地扳动着机柄。

周云聚精会神地看着孙宝军扎实有力的紧线动作和严肃认真的面容，听着紧线机发出的细微而清脆的响声，不知怎的，有点儿不安了。

罢罢线条，两人沿着线路继续前进。周云学着孙宝军的样儿，仔细地察看着线路。

这时，透过峡谷上空，可以看到阿勒夏大坂冰雪覆盖的峰顶了。周云听班里几个老战士讲，这大坂海拔五千三百公尺，冰雪四季不化，而且空气稀薄。缺乏锻炼的人，到那上面会产生高山反应，轻则头昏脑胀，胸闷气喘，象患了重感冒，重则四肢瘫软，恶心呕吐，更不是个滋味。另有一件，这大坂上天气变幻无常，有时天空晴朗朗的，眨眼工夫就乌云翻滚，暴风卷着鸡蛋大的雪团铺天盖地倾泻下来，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四十多度。狂风刮得人站不住脚，呛得人喘不过气，冰粒打在脸上象针扎一样疼。风雪弥漫，云遮雾障，几步之外看不见东西。冷风刺骨，上下睫毛冻结在一

起，脸上也要结一层霜哩。几天来，周云老是想着，大坂上有这么些情况，对自己来说实在是个新课题。这会儿，他望着大坂又嘀咕起来：看来今天的天气倒不一定发生变化，唯有高山反应这道关口，能不能闯过去还难料定。他这么想着，便问孙宝军：“快到冰大坂了吧？老同志。”

“早呢，”孙宝军说：“看起来大坂离这儿很近，快碰着鼻尖儿啦，其实还有七、八公里路呢。”

周云眉头微微一皱，心想：这么大工夫，才走了一半路程，真是看山不远走山远哪，每次巡线都得走这么远的路，是叫人有些着急哩，可身边这位老同志竟在这冰雪世界之中钻了四年多，不知他是咋想的。想到这里，周云不禁又问道：“老同志，你好几年没离开过维护站，没出山去大城镇、平原上看一眼，不心慌吗？”

孙宝军笑了笑说：“慌什么呢？咱们来到这儿，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嘛。”

听孙宝军这么一说，周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忙问：“老同志，听班长说，建站十多年来，已经换过几个班了。咱五班是前年上站接换四班的，到现在才两年时间，可你怎么在站上待了四年多？”

孙宝军说：“我原先就在四班，不在五班。”

“这是咋回事？”周云颇感疑惑。

的确，这件事儿还蛮有意思呢。前年冬天，五班来到这儿，要替换四班。指导员也来了，他想在站上住几个月，亲自带一带五班。要换班了，四班谁愿意呵？大家对指导员

说：“我们向党支部申请，继续留在冰岭！”可指导员不同意，说：“不行哪。你们在这里两年多了，大坂上千年不化的冰雪被你们踩低了三尺，谁个脸上没脱过七八层皮？瞧你们的脸，被雪山的阳光晒得象涂了一层棕色的漆，起明发亮哩。再看看你们的指甲盖儿，因为高山缺氧，凹陷得都能盛水啦。换吧，去骆驼滩维护站吧，那里虽说是山外，地势低多了，可责任同样地重大啊。”四班的同志说：“这里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。为革命，我们愿爬一辈子冰大坂！”四班不走，五班哪肯答允？他们问四班：“你们愿为革命爬一辈子冰大坂，难道我们是来游山玩水的？”问得四班答不上话来。你要换，他不走，各不相让。就这样，两个班加上指导员一共十一个人，硬是在只能睡六七个人的床铺上挤了三宿。后来，指导员打了个电话，把这事告诉了连长他们。支部进行了研究，还是要换。一切行动听指挥，四班不走不行嘛，最后还是换了。

孙宝军讲完上面这些情况，不再往下说了。周云等了一会儿，也不见孙宝军开口。这故事听来叫人入迷，周云哪肯放过，连忙说：“往下说呀，老同志。四班走了，怎么没有换你？”

孙宝军只微微一笑，象保守什么秘密似的，没说话，两腿把马肚子轻轻一夹，自顾朝前走了。

周云一急，策马追了上来，恳求似地说：“你这老同志，对咱还保密？说吧说吧，四班不是你一个，为啥偏把你留在冰岭？”

其实，对周云几乎没完没了的问话，孙宝军丝毫没有感到厌烦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位新战友眼下在探索着的正是思想上的一种东西，这种东西也正是这位新战友需要获得的。孙宝军刚才之所以想避开周云的那句问话，是因为那次换班的事情，到此只牵涉到他自己一个人了，而对自己这如何那如何，他是从来不愿讲的。那次换班，四班要求继续留在冰岭，其实也是他带头“闹”的，这一点，他就没讲。但现在他见周云问得急切，感到不讲也不行，便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儿，说：“当时指导员对我说：‘孙宝军，咱们连就数这个班维护的线路长。五班新来乍到，人又少，你就留在这里吧。’就这样，我到五班来了。究竟为啥留我，我至今还不清楚，只知道当时指导员说：‘这孙宝军最能缠喽。’这话是同志们后来告诉我的。我想，留咱的原因，多半是咱当时多蘑菇了几句吧。”

听孙宝军这么一说，周云乐了，俏皮地翘起个大拇指来，在孙宝军面前晃了几下，夸赞道：“老同志，还是你行啊！”忽然，他脸上的喜色消失了，象又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题儿似的，皱起了眉头。过了好大一阵，才问孙宝军：“老同志，去骆驼滩不是一样地维护线路吗，你为啥偏要留在这儿？”

孙宝军没有立即回答周云的问话，反问道：“小周，你知道咱们冰岭维护站在什么位置上吗？”

周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怎么不知道？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呀。”

“对，小周同志，是在祖国的西北边疆。不过，我们更要看到，这个站是我们连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站啊。”孙宝军脸上显出严肃的神情，“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不仅要同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，更重要的是同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。敌人害怕我们这条国防通讯线路，一方面，时刻企图破坏它，另一方面，又想通过它来盗窃我们的边防情报。”

“啊！”周云心里猛地一震，两眼瞪得大大的。

孙宝军没有去看周云表情的变化，但从周云惊讶的神情里，已经知道他被震动了。

是的，在线路上，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搏斗。

去年，一个潜藏的苏修特务，接到主子的指令后，千方百计地想在这条线路上安装窃听器。敌人的破坏企图，很快就被战士们发觉了，大伙儿更加提高了警惕，使得敌人很难下手。那个坏家伙为了领到主子的赏金，根本不死心，在一个风雪满天、十几步外看不清东西的下午，把白羊毛的皮大衣反披起来，爬上了冰大坂。他满以为在这样大的风雪里，在这样高的山岭上，他的罪恶活动是可以顺利得逞的。然而，他算计错了。当他刚刚接近线路时，两个战士就从雪被下面跃起身来。象霹雳轰顶一样，那家伙被吓呆了，猛地想起还是逃命要紧，便朝冰坡上一倒，不顾一切地向山下滚去。可他哪儿料到，两个战士以闪电般的速度，从冰坡高处滑了下来，截住了他。凶恶、狡猾的敌人挣扎了一阵，终于被战士钢钳一样有力的大手扭得动弹不得，象堆烂泥绝望地瘫倒在地上。

孙宝军讲完这个故事后，周云心潮汹涌。线路上还有这样激烈的斗争，这可是他不大想到的啊。此刻，他也被老同志们对敌斗争的英勇精神深深地感动了，不禁问道：“老同志，那两个老战士是谁呢？”

“一个是咱们的班长。”孙宝军说。

“另一个呢？”

孙宝军微微笑着，没有回答，把话头一转，说：“哦，快到大坂底下了。”

周云见孙宝军想避开他的问话，早已猜出了八、九分，敬佩地说：“那个老同志肯定是你！”

孙宝军仍然微笑着，避开周云的话茬儿，深情地望着一根根线条，说：“小周同志，这条线路，把祖国反修前哨和首都北京紧紧地连接起来。别看我们整天价跟钳子呀、脚扣呀、电线呀这些东西打交道，可我们干的每一件工作，都与党中央的战斗号令能不能畅通无阻地传达有着直接的关系，都与加强战备、严防苏修突然袭击联系在一起，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。这样的工作，多么重要，多么有意义！党和人民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，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，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啊！”

马蹄踩着又厚又硬的积雪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在空荡、寂静的峡谷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周云一声不吭，静静地听着孙宝军意味深长的话语。

孙宝军接着说：“这儿虽说很艰苦，但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，我们

吃点儿苦又算得了啥呢？”

听到这里，周云的心潮翻腾得更厉害了，心扉被这汹涌的波澜拍击着，冲震着。他思索、回味着孙宝军一路上给他讲的每一件事、每一句话，感到这条线路的确太重要了，眼前这位老同志的胸怀是多么宽阔，思想境界又是多么崇高啊。可自己呢？……想着想着，他有点儿疚愧了，但即刻又觉得眼前豁亮起来，身上好象增添了一股很大的力量。他望着孙宝军那张久经高山风雪吹打的黑红面庞，激动地说：“老同志，我一定要向你们好好学习，坚持战斗在反修前哨！”

正说着，忽听一阵“轰隆轰隆”的响声，从附近什么地方传来，象闷雷一样。周云眼睛一忽闪，忙问：“老同志，啥家伙响？”

孙宝军侧耳听了听，说：“推山雪。”

“推山雪？”周云第一次听到这词儿。“有推土机，还有推山雪？”

“推山雪就是雪崩。”

“哦，雪崩呀！这我知道，不过是从书报上看到的。那家伙就是厉害，简直象山倒一样。”周云顿了下，又问：“呃，不知线路上有没有推山雪？”

“有。”孙宝军说：“冬春两季经常发生，有时就把线路搞断了。”

“哎呀，那怎么办？”周云焦急地问，就象眼前真的发生了雪崩似的。

“不怕。推山雪再厉害，推不倒咱们护线兵的意志。每次碰到这种情况，咱们就抢修，尽快接通线路。”

周云把拳头一挥，说：“好！以后我要是碰到这种情况，也要象你们一样，抢修线路！”

两人说着话，已经走出峡谷，接着又翻过两道雪岭，来到阿勒夏大坂跟前。周云举目望去，只见那大坂高入云天，好似水晶覆裹、玻璃镶嵌一般，在阳光下闪射着耀眼的光芒。线路斜向而上，从大坂顶端稍下一点的地方穿过。大坂下面的线条外面结着霜雪，稍高一点的结着薄冰，更高处的线条上结的冰就更多了，远看也有茶杯口那么粗，宛若几架刚刚飞过的喷气式飞机留下的长长的白色烟带。孙宝军告诉周云：在冬季，大坂两侧近六公里长的线条上，结这样粗的冰凌是常有的事，有时跟热水瓶一般粗；春秋两季，只要有强寒潮侵袭，线条上也会结下很粗的冰凌。冰结多了，必须及时地把它打掉，不然会压断线条的。周云听了，一手拉着马缰，一手叉在腰间，俨然一副沉着、老练的神态：“老同志，我看这大坂无非是高一点，冰雪多一点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上，砸冰！”说着，双脚把马肚子一磕，抢在孙宝军前面。

冰坡光溜溜的，马蹄不住地打滑。本来马已经出汗了，爬了一段冰坡，汗水更多了，周身冒起热气来。孙宝军和周云在一小块比较平坦的地方下了马，用缰绳缠住马前腿，徒步行进，来到结冰较多的线条下面。这里经常放着两根细长的木杆子，是专门用来敲打线条上的冰凌的，可现在只剩